

全本

二十四史

梁周北
书书史
北南隋
齐书史书



(唐)姚思廉 著

梁書

延边人民出版社

梁 书 目 录

梁书卷一	本纪第一	(1)
梁书卷二	本纪第二	(9)
梁书卷三	本纪第三	(16)
梁书卷四	本纪第四	(25)
梁书卷五	本纪第五	(27)
梁书卷六	本纪第六	(34)
梁书卷七	列传第一	(36)
梁书卷八	列传第二	(39)
梁书卷九	列传第三	(41)
梁书卷十	列传第四	(43)
梁书卷十一	列传第五	(47)
梁书卷十二	列传第六	(50)
梁书卷十三	列传第七	(53)
梁书卷十四	列传第八	(57)
梁书卷十五	列传第九	(60)
梁书卷十六	列传第十	(61)
梁书卷十七	列传第十一	(63)
梁书卷十八	列传第十二	(65)
梁书卷十九	列传第十三	(68)
梁书卷二十	列传第十四	(69)
梁书卷二十一	列传第十五	(71)
梁书卷二十二	列传第十六	(76)
梁书卷二十三	列传第十七	(80)
梁书卷二十四	列传第十八	(82)
梁书卷二十五	列传第十九	(83)
梁书卷二十六	列传第二十	(87)
梁书卷二十七	列传第二十一	(89)
梁书卷二十八	列传第二十二	(91)
梁书卷二十九	列传第二十三	(94)
梁书卷三十	列传第二十四	(97)
梁书卷三十一	列传第二十五	(99)
梁书卷三十二	列传第二十六	(101)
梁书卷三十三	列传第二十七	(103)
梁书卷三十四	列传第二十八	(108)
梁书卷三十五	列传第二十九	(111)
梁书卷三十六	列传第三十	(114)
梁书卷三十七	列传第三十一	(116)

梁书卷三十八	列传第三十二.....	(117)
梁书卷三十九	列传第三十三.....	(121)
梁书卷四十	列传第三十四.....	(124)
梁书卷四十一	列传第三十五.....	(127)
梁书卷四十二	列传第三十六.....	(131)
梁书卷四十三	列传第三十七.....	(132)
梁书卷四十四	列传第三十八.....	(134)
梁书卷四十五	列传第三十九.....	(136)
梁书卷四十六	列传第四十.....	(139)
梁书卷四十七	列传第四十一.....	(141)
梁书卷四十八	列传第四十二.....	(144)
梁书卷四十九	列传第四十三.....	(149)
梁书卷五十	列传第四十四.....	(152)
梁书卷五十一	列传第四十五.....	(159)
梁书卷五十二	列传第四十六.....	(165)
梁书卷五十三	列传第四十七.....	(166)
梁书卷五十四	列传第四十八.....	(170)
梁书卷五十五	列传第四十九.....	(179)
梁书卷五十六	列传第五十.....	(181)

梁书卷一

本纪第一

武帝上

高祖武皇帝讳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汉相国何之后也。何生鄮定侯延，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太子太傅望之，望之生光禄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绍，绍生光禄勋闾，闾生济阴太守闾，闾生吴郡太守冰，冰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长矫，矫生州从事遼，遼生孝廉休，休生广陵郡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阴令整，整生济阴太守绪，绪生州治中副子，副子生南台治书道赐。道赐生皇考讳顺之，齐高帝族弟也。参预佐命，封临湘县侯。历官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丹阳尹，赠镇北将军。

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岁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生而有奇异，两膊骭骨，顶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及长，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时流名辈咸推许焉。所居室常若云气，人或过者，体辄肃然。

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参军，迁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俭一见深相器异，谓庐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融俊爽，识鉴过人，尤敬异高祖。每谓所亲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迁随王镇西谘议参军，寻以皇考艰去职。隆昌初，明帝辅政，起高祖为宁朔将军，镇寿春。服阕，除太子庶子、给事黄门侍郎，入直殿省。预萧湛等定策勋，封建阳县男，邑三百户。

建武二年，魏遣将刘昶、王肃帅众寇司州，以高祖为冠军将军、军主，隶江州刺史王广为援。距义阳百余里，众以魏军盛，赵超莫敢前。高祖请为先启，广即分麾下精兵配高祖。尔夜便进，去魏军数里，迳上贤首山。魏军不测多少，未敢逼。黎明，城内见援至，因出军攻魏棚，高祖帅所领自外进战。魏军表里受敌，乃弃重围退走。军罢，以高祖为右军督安王司马、淮陵太守。还为太子中庶子，领羽林监。顷之，出镇石头。

四年，魏帝自率大众寇雍州，明帝令高祖赴援。十月，至襄阳，诏又遣左民尚书崔慧景总督诸军，高祖及雍州刺史曹虎等并受节度。明年三月，慧景与高祖进行邓城，魏主帅十万余骑掩至。慧景失色，欲引退，高祖固止之，不从，乃狼狽自拔。魏骑乘之，于是大败。高祖独帅众拒战，杀数十百人，魏骑稍却，因得结阵断后，至夕得下船。慧景军死伤略尽，惟高祖全师而归。俄以高祖行雍州府事。

七月，仍授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其月，明帝崩，东昏即位，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尚书右仆射江祐、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璣更直内省，分日帖敕。高祖闻之，谓从舅张弘策曰：“政出多门，乱其阶矣。《诗》云：‘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况今有六，而可得乎！嫌隙若成，方相诛灭，当今避祸，惟有此地。勤行仁义，可坐作西伯。但诸弟在都，恐罹世患，须与益州图之耳。”

时高祖长兄懿罢益州还，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诣郢，陈计于懿曰：“昔晋惠庸主，诸王争权，遂内难九兴，外寇三作。今六贵争权，人握王宪，制主画敕，各欲专威，睚眦成憾，理相屠灭。且嗣主在东宫本无令誉，嫌近左右，蜂目忍人，一总万机，恣其所欲，岂肯虚坐主诺，委政朝臣。积相嫌贰，必大诛戮。始安欲为赵伦，形迹已见，蹇人上天，信无此理。且性甚猜狭，徒取乱机。所可当轴，惟有江、刘而已。祐怯而无断，璣弱而不才，折鼎覆饔，翘足可待。萧坦之胸怀猜忌，动言相伤，徐孝嗣才非柱石。听人穿鼻，若隙开蚌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守外藩，幸图身计，智者见机，不俟终日。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诸弟以时聚集。后相防疑，拔足无路。郢州控带荆、湘，西注汉、沔；雍州士马，呼吸数万，虎视其间，以观天下。世治则竭诚本朝，时乱则为国翦暴，可得与时进退，此盖万全之策。如不早图，悔无及也。”懿闻之变色，心弗之许。弘策还，高祖乃启迎弟伟及璣，是岁至襄阳。于是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时所住斋常有五色回转，状若蟠龙，其上紫气腾起，形如伞盖，望者莫不异焉。

永元二年冬，懿被害信至，高祖密召长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驾柳庆远、功曹史吉士瞻等谋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于厅事，谓曰：“昔武王会孟津，皆曰‘纣可伐’，今昏主恶稔，穷虐极暴，诛戮朝贤，

罕有遗育，生民涂炭，天命殛之。卿等同心疾恶，共兴义举，公侯将相，良在兹日，各尽勋效，我不食言。”是日建牙。于是收集得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装舰。

先是，东昏以刘山阳为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过荆州就行事。萧颖胄以襄阳。高祖知其谋，乃遣参军王天虎、庞庆国诣江陵，遍与州府书。及山阳西上，高祖谓诸将曰：“荆州本畏襄阳人；加唇亡齿寒，自有伤弦之急，宁不暗同邪？我若总荆、雍之兵，扫定东夏，韩、白重出，不能为计。况以无算之昏主，役御刀应敕之徒哉？我能使山阳至荆，便即授首，诸君试观何如。”及山阳至巴陵，高祖复令天虎赍书与颖胄兄弟。去后，高祖谓张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书。今段乘驿甚急，止有两封与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问天虎而口无所说，行事不得相闻，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警，彼闻必谓行事与天虎共隐其事，则人人生疑。山阳惑于众口，判相嫌贰，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必漏吾谋内。是驰两空函定一州矣。”山阳至江安，闻之，果疑不上。颖胄大惧，乃斩天虎，送首山阳。山阳信之，将数十人驰入，颖胄伏甲斩之，送首高祖。仍以南康王尊号之议来告，且曰：“日月未利，当须来年二月；遽便进兵，恐非庙算。”高祖答曰：“今坐甲十万，粮用自竭，况所藉义心，一时骁锐，事事相接，犹恐疑怠；若顿兵旬旬，必生悔吝。童儿立异，便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仗义而动，天时人谋，有何不利？处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纣，行逆太岁，复须待年月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冲劝高祖迎南康王都襄阳，待正尊号，然后进军，高祖不从。王茂又私于张弘策曰：“我奉事陛下，义无进退；然今者以南康置人手中，彼便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节下前去为人所使，此岂岁寒之计？”弘策言之，高祖曰：“若使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功业克建，威著四海，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待至石城，当面晓王茂、曹景宗也。”于沔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

三年二月，南康王为相国，以高祖为征东将军，给鼓吹一部。戊申，高祖发襄阳。留弟伟守襄阳城，总州府事，弟憺守皇城，府司马丘黑守樊城，功曹史吉士询兼长史，白马戍主黄嗣祖兼司马，都令杜永兼别驾，小府录事郭俨知转漕。移檄京邑曰：

夫道不常夷，时无永化，险泰相沿，晦明非一，皆屯阨而后亨，资多难以启圣。故昌邑悖德，孝宣事兴，海西乱政，简文升历，并拓绪开基，绍隆宝命，理验前经，事昭往策。

独夫扰乱天常，毁灭君德，奸回淫纵，岁月滋甚。揔虐于霄翦之年，植险于髻卯之日。猜忌凶毒，触途而著，暴戾昏荒，与事而发。自大行告逝，喜容前见，梓宫在殡，颀无哀色，欢娱游宴，有过平常，奇服异衣，更极夸丽。至于选采妃嫔，姊妹无别，招待巾帟，姑侄莫辨，掖庭有婢贩之名，姬姜被干没之服。至乃形体宜露，衰衣颠倒，斩断其间，以为欢笑。骋肆淫放，驱屏郊邑。老弱波流，士女涂炭。行产盈路，舆尸竟道，母不及抱，子不遑哭。劫掠剽虏，以日继夜。昼伏宵游，曾无休息。淫酣营肆，酣歌垆邸。宠惑愚竖，乱惑妖孽。梅虫儿、茹法珍、臧获厮小，专制威柄，诛翦忠良，屠灭卿宰。刘镇军舅氏之尊，尽忠奉国；江仆射外戚之重，竭诚事上；萧领军葭莩之宗，志存柱石；徐司空、沈仆射搢绅冠冕，人望攸归。或《渭阳》余感，或动庸允穆，或诚著艰难，或勋劳王室，并受遗托，同参顾命，送往事居，俱竭心力。宜其庆溢当年，祚隆后裔；而一朝齟齬，孩稚无遗。人神怨结，行路嗟愤。萧令君忠公干伐，诚贯幽显。往年寇贼游魂，南郑危逼，拔刃飞泉，孤城独振。及中流逆命，凭陵京邑，谋篡禁省，指授群帅，克翦鲸鲵，清我王度。崔慧景奇锋迅骇，兵交象魏，武力丧魂，义夫夺胆，投名送款，比屋交驰，负粮影从，愚智竞赴。复誓旅江甸，奋不顾身，奖励义徒，电掩强敌，克歼大憝，以固皇基。功出桓、文，勋超伊、吕；而劳谦省己，事昭心迹，功遂身退，不祈荣满。教赏未闻，祸酷遽及，预禀精灵，孰不冤痛！而群孽放命，蜂螫怀毒，乃遣刘山阳驱扇遁逃，招逼亡命，潜图密构，规见掩袭。萧右军、夏侯征虏忠断夙举，义形于色，奇谋宏振，应手枭悬，天道祸淫，罪不容赦。至于悖礼违教，伤化虐人，射天弹路，比之犹善，剖胎背胫，方之非酷，尽禹县之竹，未足纪其过，穷山泽之兔，不能书其罪。自草昧以来，图牒所记，昏君暴后，未有若斯之甚者也。

既人神乏主，宗稷阽危，海内沸腾，氓庶板荡，百姓惶惶，如崩厥角，苍生喁喁，投足无地。幕府荷眷前朝，义均休戚，上怀委付之重，下惟在原之痛，岂可卧薪引火，坐观倾覆！至尊体自高宗，特钟慈宠，明并日月，粹昭灵神，祥启元龟，符验当璧，作镇陕藩，化流西夏，讴歌攸奉，万有乐推。右军萧颖胄、征虏将军夏侯详并同心翼戴，即宫旧楚，三灵再期，九县更新，升平之运，此焉复始，康哉之盛，在乎兹日。然帝德虽彰，区宇未定，元恶未黜，天邑犹梗。仰禀宸规，率前启路。即日遣冠军，竟陵内史曹景宗等二十军主，长槩五万，骖驔为群，骋视争先，龙骧并驱，步出横江，直指朱雀。长史、冠军将军、襄阳太守王茂等三十军主，戈船七万，乘流电激，推锋扼险，斜趣白城。南中郎諮议参军、军主萧伟等三十九军主，巨舰迅楫，冲波喷水，旗鼓

八万，森集石头。南中郎谄议参军、军主萧愔等四十二军主，熊黑之士，甲盾十万，沿波驰骤，掩据新亭。益州刺史刘季连、梁州刺史柳悺、司州刺史王僧景、魏兴太守裴师仁、上庸太守韦睿、新城太守崔僧季，并肃奉明诏，共行天罚。蜀、汉果锐，沿流而下；淮、汝劲勇，望波邀敌。幕府总率貔貅，骁勇百万，缮甲燕弧，屯兵冀马，搃金沸地，鸣铙聒天，霜锋曜日，朱旗绛高，方舟千里，骆驿系进。萧右军讨漠上才，兼资文武，英略峻远，执钩匡世。拥荆南之众，督四方之师，宣赞中权，奉卫舆辇。旄麾所指，威棱无外，龙骧虎步，并集建业。黜放愚狡，均礼海昏，廓清神甸，扫定京宇。譬犹崩泰山而灰蚁壤，决悬河而注爆炭，岂有不殄灭者哉！

今资斧所加，止梅虫儿、茹法珍而已。诸君威世冒羽仪，书勋王府，皆免屠奸党，受制凶威。若能因变立功，转祸为福，并誓河、岳，永紆青紫。若执迷不悟，距逆王师，大众一临，刑兹罔赦，所谓火烈高原，芝兰同泯。勉求多福，无貽后悔。赏罚之科，有如白水。

高祖至竟陵，命长史王茂与太守曹景宗为前军，中兵参军张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汉口，轻兵济江，逼郢城。其刺史张冲置阵据石桥浦，义师与战不利，军主朱僧起死之。诸将议欲并军围郢，分兵以袭襄阳、武昌。高祖曰：“汉口不阔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为郢城人犄角。若悉众前进，贼必绝我军后，一朝为阻，则悔无所及。今欲遣王、曹诸军济江，与荆州军相会，以逼贼垒。吾自后围鲁山，以通沔、汉。郢城、竟陵间塞，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连旗继至。粮食既足，士众稍多，围守两城，不攻自拔，天下之事，卧取之耳。”诸将皆曰“善”。乃命王茂、曹景宗帅众济岸，进顿九里。其日，张冲出军迎战，茂等邀击，大破之，皆弃甲奔走。荆州遣冠军将军邓元起、军主王世兴、田安等数千人，会大军于夏首。高祖筑汉口城以守鲁山，命水军主张惠绍、朱思远等游遏江中，绝郢、鲁二城信使。

三月，乃命元起进据南堂西陲，田安之顿城北，王世兴顿曲水故城。是时张冲死，其众复推军主薛元嗣及冲长史程茂为主。

乙巳，南康王即位位于江陵。改永元三年为中兴元年，遥废东昏为涪陵王。以高祖为尚书左仆射，加征东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黄钺。西台又遣冠军将军萧颖达领兵会于军。是日，元嗣军主沈难当率轻舸数千，乱流来战，张惠绍等击破，尽擒之。

四月，高祖出沔，命王茂、萧颖达等进军逼郢城。元嗣战颇疲，因不敢出，诸将欲攻之。高祖不许。

五月，东昏遣宁朔将军吴子阳、军主光子杲等十三军救郢州，进据巴口。

六月，西台遣卫尉席阐文劳军，萧颖达等议，谓高祖曰：“今顿兵两岸，不并军围郢，定襄阳、武昌，取江州，此机已失；莫若请教于魏，与北连和，犹为上策。”高祖谓阐文曰：“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所以兵戡汉口，连络数州。今若并军围城，又分兵前进，鲁山必阻沔路，所谓扼喉。若粮运不通，自然离散，何谓持久？邓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寻阳，彼若欢然悟机，一郢生亦足；脱距王师，故非三千能下。进退无据，未见其可。襄阳、武昌，取便得耳，得便应镇守。守两城不减万人，粮储称是，卒无所出。脱贼军有上者，万人攻一城，两城势不得相救。若我分军应援，则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即没，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于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襄阳、武昌，自然风靡，何遽分兵散众，自貽其忧！且丈夫举动，言静天步；况拥数州之兵以诛群竖，悬河注火，奚有不灭？岂容北面请教，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丑声。此之下计，何谓上策？卿为我白镇军：前途攻取，但以见付，事在目中，无患不捷，待镇军靖镇之耳。”

吴子阳等进军武昌，高祖乃命军主梁天惠、蔡道祐据渔湖城，唐修期、刘道曼屯白阳垒，夹两岸而待之。子阳又进据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带水，筑垒栅以自固。鲁山城主房僧寄死，众复推助防孙乐祖代之。七月，高祖命王茂帅军主曹仲宗、康绚、武会超等潜师袭加湖，将逼于阳。水涸不通舰，其夜暴长，从军乘流齐进，鼓噪攻之，贼俄而大溃，子阳等窜走，众尽溺于江。王茂虏其余而旋。于是郢、鲁二城相视夺气。

先是，东昏遣冠军将军陈伯之镇江州，为子阳等声援。高祖乃谓诸将曰：“夫征讨未必须实力，所听威声耳。今加湖之败，谁不弥服。陈虎牙即伯之子，狼狽奔归，彼间人情，理当恟惧，我谓九江传檄可定也。”因命搜所获俘囚，得伯之幢主苏隆之，厚加赏赐，使致命焉。鲁山城主孙乐祖、郢城主程茂、薛元嗣相继请降。初，郢城之闭，将佐文武男女口十余万人，疾疫流肿死者十七八，及城开，高祖并加隐恤，其死者命给棺槨。

先是，汝南人胡文超起义于涢阳，求讨义阳、安陆等郡以自效，高祖又遣军主唐修期攻随郡，并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贞孙入质。司部悉平。

陈伯之遣苏隆之反命，求未便进军。高祖曰：“伯之此言，意怀首鼠，及其犹豫，急往逼之，计无所出，势不得暴。”乃命邓元起率众，即日沿流。八月，天子遣黄门郎苏回劳军。高祖登舟，命诸将以次进路，留上庸太

守韦睿守郢城，行州事。邓元起将至寻阳，陈伯之犹猜惧，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盐城。及高祖至，乃束甲请罪。九月，天子诏高祖平定东夏，并以便宜从事。是月，留少府、长史郑绍叔守江州城。前军次芜湖，南豫州刺史申胄弃站孰走，至是时大军进据之，仍遣曹景宗、萧颖达领马步进顿江宁。东昏遣征虏将军李居士率步军迎战，景宗击走之。于是王茂、邓元起、吕僧珍进据赤鼻逻，曹景宗、陈伯之为游兵。是日，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战，众军擒之于阵。大军次新林，命王茂进据越城，曹景宗据皂荚桥，邓元起据道士墩，陈伯之据篱门。道林余众退屯航南，义军迫之，因复散走，退保朱爵，凭淮以自固。时李居士犹据新亭垒，请东昏烧南岸邑屋以开战场。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荡然矣。

十月，东昏石头军主朱僧勇率水军二千人归降。东昏又遣征虏将军王珍国率军主胡虎牙等列阵于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余万人。阍人王伥子持白虎幡督率诸军，又开航背水，以绝归路。王茂、曹景宗等犄角奔之，将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鼓噪震天地。珍国之众，一时土崩，投淮死者，积尸与航等，后至者乘之以济，于是朱爵诸军望之皆溃。义军追至宣阳门，李居士以新亭垒、徐元瑜以东府城降，石头、白下诸军并宵溃。壬午，高祖镇石头，命众军围六门，东昏悉焚烧门内，驱逼营署、官府并入城，有众二十万。青州刺史桓和给东昏出战，因以其众来降。高祖命诸军筑长围。

初，义师之逼，东昏遣军主左僧庆镇京口，常僧景镇广陵，李叔献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归，又使屯破墩以为东北声援。至是，高祖遣使晓喻，并率众降。乃遣弟辅国将军秀镇京口，辅国将军恢屯破墩，从弟宁朔将军景镇广陵。吴郡太守蔡夤弃郡赴义师。

十二月丙寅旦，兼卫尉张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国斩东昏，送首义师。高祖命吕僧珍勒兵封府库及图籍，收孽妻潘妃及凶党王暄之以下四十一人属吏，诛之。宣德皇后令废浚陵王为东昏侯，依汉海昏侯故事。授高祖中书监、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大司马、录尚书、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万户，给班剑四十人，黄钺、侍中、征讨诸军事并如故、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

己卯，高祖入屯阅武堂。下令曰：“皇家不造，遭此昏凶，祸推动植，虐被人鬼，社庙之危，蠢焉如缀。吾身纂皇宗，曲荷先顾，受任边疆，推毂万里，眷言瞻鸟，痛心在目，故率其尊主之情，厉其忘生之志。虽宝历重升，明命有绍，而独夫丑纵，方煽京邑。投袂援戈，克弥多难。虐政横流，为日既久，同恶相济，谅非一族。仰慕朝命，任在专征，思播皇泽，被之率土。凡厥负衅，咸与惟新。可大赦天下；唯王暄之等四十一人不在赦例。”

又令曰：“夫树以司牧，非役物以养生；视民如伤，岂肆上以纵虐。废主弃常，自绝宗庙。穷凶极悖，书契未有。征赋不一，苛酷滋章。缣绣土木，菽粟犬马，征发闾左，以充缮筑。流离寒暑，继以疫疠，转死沟渠，曾莫救恤，朽肉枯骸，鸟鸢是厌。加以天灾人火，屢焚宫掖，官府台寺，尺椽无遗，悲甚《黍离》，痛兼《麦秀》。遂使亿兆离心，疆微微弱，斯人何辜，离此涂炭！今明昏逢运，大道公行，思治之氓，来苏兹日。猥以寡薄，属当大宠，虽运距中兴，艰同草昧，思闡皇休，与之更始。凡昏制、谬赋、淫刑、滥役，外可详检前源，悉皆除荡。其主守散失，诸所损耗，精立科条，咸从原例。”

又曰：“永元之季，乾维落纽。政实多门，有殊卫文之代；权移于下，事等曹恭之时。遂使闾尹有翁嫗之称，高安有法尧之旨。鬻狱贩官，烟山护泽，开塞之机，奏成小丑。直道正义，拥抑弥年，怀冤抱理，莫知谁诉。奸吏因之，笔削自己。岂直贾生流涕，许伯哭时而已哉！今理运惟新，政刑得所，矫革流弊，实在兹日。可通检尚书众曹，东昏时诸谄讼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时施行者，精加讯辨，依事议奏。”

又下令，以义师临阵致命及疾病死亡者，并加葬敛，收恤遗孤。又令曰：“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许家人殡葬；若无亲属，或有贫苦，二县长尉即为埋掩。建康城内，不达天命，自取沦灭，亦同此科。”

二年正月，天子遣兼侍中席阐文、兼黄门侍郎乐法才慰劳京邑。追赠高祖祖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考侍中丞相。

高祖下令曰：“夫在上化下，草偃风从，世之浇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德，书契未纪，穷凶极悖，焉可胜言。既而璇室外构，倾宫内积，奇技异服，殚所未见。上慢下暴，淫侈竞驰。国命朝权，尽移近习。贩官鬻爵，贿货公行。并甲第康衢，渐台广室。长袖低昂，等和戎之赐；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民因之，浸以成俗。骄艳竞爽，夸丽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缣绣是裘。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圣明肇运，厉精惟始，虽曰缣戎，殆同创革。且淫费之后，继以兴师，巨桥、鹿台，凋罄不一。孤忝荷大宠，务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厉微躬鹿裘之义，解而更张，斫雕为朴。自非可以奉乘盛，修峻冕，习礼乐之容，缮甲兵之备，此外众费，一皆禁绝。御府中署，量宜罢省。掖庭备御妾之数，大于绝郑

卫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毗庶，菲食薄衣，请自孤始。加群才并轨，九官咸事，若能人务退食，竞存约己，移风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书。’孤虽德谢往贤，任重先达，实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详为条格。”

戊戌，宣德皇后临朝，入居内殿。拜帝大司马，解承制，百僚致敬如前，诏进高祖都督中外诸军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后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各四人，并依旧辟士，余并如故。诏曰：

夫日月丽天，高明所以表德；山岳题地，柔博所以成功。故能庶物出而资始，河海振而不泄。二象贞观，代之者人。是以七辅、四叔，致无为于轩、昊；韦、彭、齐、晋，靖衰乱于殷、周。

大司马攸纵自天，体兹齐圣，文治九功，武苞七德。钦惟厥始，徽猷早树，诚著艰难，功参帷帟，锡珪开壤，式表厥庸。建武升历，边隙屡启。公释书辍讲，经营四方。司、豫悬切，樊、汉危殆，覆强寇于沔滨，僵胡马于邓沔。永元肇号，难结群丑，专威擅虐，毒被含灵，溥天惴惴，命悬晷刻。否终有期，神谟载挺，首建大策，惟新鼎祚。投袂勤王，沿流电举，鲁城云撤，夏沔雾披，加潮群盗，一鼓殄拔，姑孰连旆，候焉冰泮。取新垒其如拾芥，扑朱爵其犹扫尘。霆电外骇，省闼内倾，余丑纤蠹，蜚蜚必尽。援彼已溺，解此倒悬，涂欢里扑，自近及远。几旬夷穆，方外肃宁，解兹虐网，被以宽政。积弊穷昏，一朝载廓，声教遐渐，无思不被。虽伊尹之执兹壹德，姬旦之光于四海，方斯蔑如也。

昔吕望翼佐圣君，犹享四履之命；文侯立功平后，尚荷二弓之锡，况于盛德元勋，超迈自古。黔首憧憧，待以为命，救其已然，拯其方断，式闾表墓，未或能比；而大格渠门，辄而莫授，眷言前训，无忘终食。便宜敬升大典，式允群望。其进位相国，总百揆，扬州刺史；封十郡为梁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位在诸王上，加相国绿綬。其驃骑大将军如故。依旧置梁百司。

策曰：

二仪寂寞，由寒暑而代行，三才并用，资立入以为宝，故能流形品物，仰代天工。允兹元辅，应期挺秀，裁成天地之功，幽协神明之德。拨乱反正，济世宁民，盛烈光于有道，大勋振于无外，虽伊陟之保乂王家，姬公之有此丕训，方之蔑如也。今将授公典策，其敬听朕命：

上天不造，难钟皇室，世祖以休明早崩，世宗以仁德不嗣，高宗袭统，宸居弗永，虽夙夜劬劳，而隆平不治。嗣君昏暴，书契弗睹。朝权国柄，委之群孽。剿戮忠贤，诛残台辅，含冤抱痛，隳类靡余。寔繁非一，并专国命。嘲笑致灾，睚眦及祸。严科毒赋，载离比屋，溥天熬熬，置身无所。冤颈引决，道树相望，无近无远，号天靡告。公藉昏明之期，因兆民之愿，援师圣后，翊成中兴，宗社之危已固，天人之望允塞，此实公纽我绝纲，大造皇家者也。

永明季年，边隙大启，荆河连率，招引戎荒，江、淮扰逼，势同履虎。公受言本朝，轻兵赴袭，廉以长算，制之环中。排危冒险，强柔递用，坦然一方，还成藩服。此又公之功也。在昔隆昌，洪基已谢，高宗虑深社稷，将行权道。公定策帷帟，激扬大节，废帝立王，谋猷深著。此又公之功也。建武阍业，厥猷虽远，戎狄内侵，凭陵关塞，司部危逼，沦陷指期。公治兵外讨，卷甲长骛，接距交绥，电激风扫，摧坚覆锐，咽水涂原，执俘象魏，献馘海渚，焚庐毁帐，号哭言归。此又公之功也。樊、汉陆切，羽书续至。公星言鞠旅，稟命徂征，而军机戎统，事非已出，善策嘉谋，抑而莫允。邓城之役，胡马卒至，元帅潜及，不相告报，弃甲捐师，伺之虎口。公南收散卒，北御雕骑，全众方轨，策路徐归，拯我边危，重获安堵。此又公之功也。汉南回弱，咫尺勍寇，兵粮盖阙，器甲靡遗。公作藩爰始，因资靡托，整兵训卒，搜狩有序，俾我危城，翻为强镇。此又公之功也。永元纪号，瞻乌已及，虽废昏有典，而伊、霍称难。公首建大策，爰立明圣，义逾邑纶，勋高代入，易乱以化，俾昏作明。此又公之功也。文王之风，虽被江、汉，京邑蠢动，湮为洪流，句吴、于越，巢幕匪喻。公投袂万里，事惟拯溺，义声所覃，无思不随。此又公之功也。鲁城、夏沔，梗据中流，乘山置垒，紫川自固。公御此乌巢，陵兹地险，顿兵坐甲，塞往暑移，我行永久，士忘归愿，经以远图，御以长策，费无遗矢，战未穷兵，践华之固，相望俱拔。此又公之功也。惟此群凶，同恶相济，缘江负险，蚁聚加潮。水陆盘据，规援夏首，桴旌一临，应时覆溃。此又公之功也。奸孽震皇，复怀举斧，蓄兵九派，用拟勤王。公稜威直指，势逾风电，旌旆小临，全州稽服。此又公之功也。姑熟冲要，密迩京畿，凶徒炽聚，断塞津路。公偏师启涂，排方继及，兵威所震，望旗自骇，焚舟委壁，卷甲宵遁。此又公之功也。群竖猖狂，志在借一，豕突淮矣，武骑如云。公爰命英勇，因机骋锐，气冠版泉，势逾涓水，追奔逐北，奄有通津，熊耳比峻，未足云拟，睢水不流，曷其能及。此又公之功也。琅邪、石首，襟带且固，新垒、东塘，金汤是埒。凭险作守，兵食兼资，风激电骇，莫

不震叠，城复于隍，于是乎在。此又公之功也。独夫昏悞，凭城靡惧，鼓钟鞀鞀，傲若有余。狎是邪孽，忌斯冠冕，凶狡因之，将逞挈戟。公奇谟密运，盛略潜通，忠勇之徒，得申厥效，白旗宣室，未之或比。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拯亿兆之勋，重之以明德，爰初厉志，服道儒门，濯纓来仕，清猷映代。时运艰难，宗社危殆，崑崙已燎，玉石同焚。驱率貔貅，抑扬霆电，义等南巢，功齐牧野。若夫禹功寂漠，微管谁嗣，拯其将鱼，驱其被发，解兹乱网，理此棼丝，复礼衽席，反乐河海。永平故事，闻之者叹息；司录旧章，见之者陨涕。请我民命，还之斗极。惻惻摅绅，重荷戴天之庆；哀哀黔首，复蒙履地之恩。德逾嵩、岱，功邻造物，超哉邈矣，越无得而言焉。

朕又闻之：畴庸命德，建侯作屏，咸用克固四维，永隆万叶。是以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淳洽，刑措罔用。覆政弗兴，历兹永久，如毁既及，晋、郑靡依。惟公经纶天地，宁济区夏，道冠乎伊、稷，赏薄于桓、文，岂所以宪章齐、鲁，长警宇宙。敬惟前烈，朕甚惧焉。今进授相国，改扬州刺史为牧，以豫州之梁郡、南徐州之义兴、扬州之淮南宣城吴兴会稽新安东阳十郡，封公为梁公。锡兹白土，苴以白茅，爰定尔邦，用建冢社。在昔旦、奭、入居保佑，逮于毕、毛，亦作卿士，任兼内外，礼实宜之。今命使持节兼太尉王亮授相国扬州牧印绶，梁公玺绂；使持节兼司空王志授梁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位冠群后，任总百司，恒典彝数，宜与事革。其以相国总百揆，去录尚书之号，上所假节、侍中貂蝉、中书监印、中外都督大司马印绶，建安公印策，驃骑大将军如故。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公礼律兼修，刑德备举，哀矜折狱，罔不用情，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匹。公劳心稼穡，念在民天，丕崇本务，惟谷是宝，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熔钧所被，变风以雅，易俗陶民，载和邦国，是用锡公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公文德广覃，义声远洽，椎髻鬻首，夷歌请吏，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扬清抑浊，官方有序，多士率兴，《棫朴》流咏，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正色御下，以身轨物，式遏不虞，折冲惟远，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公威同夏日，志清奸宄，放命圮族，刑兹罔赦，是用锡公钺、钺各一。公跨蹏嵩溟，陵厉区宇，譬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公永言惟孝，至感通神，恭严祀典，祭有余敬，是用锡公柶鬯一卣，圭瓚副焉。梁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式。钦哉！其敬循往策，祗服大礼，对扬天眷，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

高祖固辞。府僚劝进曰：“伏承嘉命，显至仁策。明公逡巡盛礼，斯实谦尊之旨，未穷远大之致。何者？嗣君弃常，自绝宗社，国命民主，蔚为仇讎，折栋崩榱，压焉自及，卿士怀脯折之痛，黔首惧比屋之诛。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火之切，再瞻日月，重纓参辰，反龟玉于涂泥，济斯民于阨岸，使夫匹妇童儿，羞言伊、吕，乡校里塾，耻谈五霸。而位卑乎阿衡，地狭于曲阜，庆赏之道，尚其未洽。夫大宝公器，非要非距，至公至平，当仁谁让？明公宜祗奉天人，允膺大礼。无使后予之歌，同彼胥怨，兼济之人，翻为独善。”公不许。

二月辛酉，府僚重请曰：“近以朝命璽策，冒奏丹诚，奉被还令，未蒙虚受，晋绅颀颀，深所未达。盖闻受金于府，通人弘致，高蹈海隅，匹夫小节，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为疑，赠玉璣而太公不以为让。况世哲继轨，先德在民，经纶草昧，叹深微管。加以宋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师振旅，大造王室。虽复累茧救宋，重胝存楚，居今观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盗钟，功疑不赏，皇天后土，不胜其酷。是以玉马骏奔，表微子之去；金板出地，告龙逢之冤。明公据鞍顿哭，厉三军之志，独居掩涕，激义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祗，整图效祉，山戎、孤竹，束马影从，伐罪吊民，一匡静乱，匪叨天功，实勤满足。且明公本诸生，取乐名教，道风素论，坐镇雅俗，不习孙、吴，遭兹神武。驱尽诛之氓，济必封之俗，龟玉不毁，谁之功与？独为君子，将使伊、周何地？”于是始受相国梁公之命。

是日，焚东昏淫奢异服六十二种于都街。湘东王宝晷谋反，赐死。诏追赠梁公故夫人为梁妃。

乙丑，南充州队主陈文兴于桓城内凿井，得玉楼骖马、金楼玉璧、水精环各二枚。又建康令羊曜解称凤皇见县之桐下里。宣德皇后称美符瑞，归于相国府。

丙寅，诏：“梁国初建，宜须综理，可依旧选诸要职，悉依天朝之制。”高祖上表曰：

臣闻以言取士，士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谓才生于世，穷达惟时；而风流遂往，驰骛成俗，媒孽夸衒，利尽锥刀，遂使官人之门，肩摩毂击。岂直暴盖露冠，不避寒暑，遂乃取履杖策，风雨必至。良由乡举里选，不师古始，称肉度骨，遗之管库。加以山河梁毕，阙典征之思；金、张、许、史、忘旧业之誓。吁，可伤哉！且夫潜曜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负俗深累，遽遭宠擢；基本已拱，方被徽荣。故前代选官，皆立选簿，应在贯鱼，自有铨

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余论，故得简通宾客，无事扫门。顷代陵夷，九流垂失。其有勇退忘进，怀质抱真者，选部或以未经朝谒，难于进用。或有晦善藏声，自埋衡华，又以名不素著，绝其阶绪。必须画刺投状，然后弹冠，则是驱迫廉访，奖成浇竞。愚谓自今选曹宜精隐括，依旧立簿，使冠履无爽，名实不违，庶人识崖涖，造请自息。

且闻中同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求之愚怀，抑有未达。何者？设官分职，惟才是务。若八元立年，居阜隶而见抑；四凶弱冠，处鼎族而宜甄。是则世祿之家，无意为善；布衣之士，肆心为恶。岂所以弘奖风流，希向后进？此实巨蠹，允宜刊革。不然，将使周人有路傍之位，晋臣兴渔猎之叹。且俗长浮竞，人寡退情，若限岁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实昏童，籍已逾立，滓秽名教，于斯为甚。

臣总司内外，忧责是任，朝政得失，义不容隐。伏愿陛下垂圣淑之姿，降听览之末，则彝伦自穆，宪章惟允。

诏依高祖表施行。

丙戌，诏曰：

嵩高惟岳，配天所以流称；大启南阳，霸德所以光阐。忠诚简帝，番君膺上爵之尊；勤劳王室，姬公增附庸之地。前王令典，布诸方策，长祚字氓，罔不由此。

相国梁公，体兹上哲，齐圣广渊。文教内洽，武功外畅。推轂作藩，则威怀被于殊俗；治兵教战，则霆雷赫于万里。道丧时昏，谗邪孔炽。岂徒宗社如缀、神器莫主而已哉！至于兆庶歼亡，衣冠殄灭，余类残喘，指命崇朝，含生业业，投足无所，遂乃山川反覆，草木涂地。与夫仁被行苇之时，信及豚鱼之日，何其辽复相去之远欤！公命师鞠旅，指景长弩。而本朝危切，樊、邓遐远，凶徒盘据，水陆相望，爰自姑孰，屈于夏首，严城劲卒，凭川为固。公沿汉浮江，电激风扫，舟徒水覆，地险云倾，藉兹义勇，前无强阵，拯危京邑，清我帝畿，扑既燎于原火，免将诛于比屋。悠悠兆庶，命不在天；茫茫六合，咸受其赐。匡俗正本，民不失职。仁信并行，礼乐同畅。伊、周末足方轨，桓、文远有惭德。而爵后藩牧，地终秦、楚，非所以式酬光烈，允答元勋。寔由公履谦为本，形于造次，嘉数未申，晦朔增仁。便宜崇斯礼秩，允副遐迩之望。可进梁公爵为王。以豫州之南谿庐江、江州之寻阳、鄂州之武昌西阳、南徐州之南琅邪南海晋陵、扬州之临海永嘉十郡，益梁国，并前为二十郡。其相国、扬州牧、骠骑大将军如故。

公固辞。有诏断表。相国左长史王莹等率百僚敦请。

三月辛卯，延陵县华阳逻主戴车牒称云：“十二月乙酉，甘露降茅山，弥漫数里。正月己酉，逻将潘道盖于山石穴中得毛龟一。二月辛酉，逻将徐灵符又于山东见白鹿一。丙寅平旦，山上云雾四合，须臾有玄黄之色，状如龙形，长十余丈，乍隐乍显，久乃从西北升天。”丁卯，兖州刺史马元和签：“所领东平郡寿张县见驹麋一。”

癸巳，受梁王之命。令曰：“孤以虚昧，任执国钧，虽夙夜勤止，念在兴治，而育德振民，邈然尚远。圣朝永言旧式，隆此眷命。侯伯盛典，方轨前烈，嘉锡隆被，礼数昭崇。徒守愿节，终隔体谅。群后百司，重兹敦奖，勉兹厚颜，当此休祚。望昆、彭以长想，钦桓、文而叹息，思弘政涂，莫知津济。邦甸初启，藩宇惟新，思覃嘉庆，被之下国。国内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谷五斛。府州所统，亦同蠲荡。”

丙午，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辟，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虞宫县。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号，一依旧仪。

丙辰，齐帝禅位于梁王。诏曰：

夫五德更始，三正迭兴，取物资贤，登庸启圣，故帝迹所以代昌，王度所以改耀。革晦以明，由来尚矣。齐德沦微，危亡荐袭。隆昌凶虐，寇违天地；永元昏暴，取索人神。三光再沉，七庙如缀。鼎业几移，含识知泯。我高、明之祚，眇焉将坠。永惟屯难，冰谷载怀。

相国梁王，天诞睿哲，神纵灵武，德格玄祐，功均造物。止宗社之横流，反生民之涂炭。扶倾颓构之下，拯溺逝川之中。九区重缉，四维更纽。绝礼还纪，崩乐复张。文馆盈绅，戎亭息警。浹海宇以驰风，罄轮裳而稟朔。八表呈祥，五灵效祉。岂止鳞羽楨奇，云星瑞色而已哉！勋茂于百王，道昭乎万代，固以明配上天，光华日月者也。河岳表革命之符，图讫纪代终之运。乐推之心。幽显共积；歌颂之诚，华裔同著。昔水政既微，木德升绪，天之历数，寔有所归。握镜璇枢，允集明哲。

朕虽庸蔽，暗于大道，永鉴崇替，为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高义，入抵之至愿乎！今便敬禅于梁，即安姑孰，

依唐虞、晋宋故事。

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诏至，帝宪章前代，敬禅神器于梁。明可临轩遣使，恭授玺绶，未亡人便归于别宫。”壬戌，策曰：

咨尔梁王：惟昔遂古之载，肇有生民，皇雄、大庭之辟，赫胥、尊卢之后，斯并龙图，鸟迹以前，恍忽杳冥之世，固无得而详焉。洎乎农、轩、炎、皞之代，放勋、重华之主，莫不以大道君万姓，公器御八紘。居之如执朽索，去之若捐重负。一驾汾阳，便有官然之志；暂适箕岭，即动让王之心。故知戴黄屋，服玉玺，非所以示贵称尊；乘大辂，建旂旌，盖欲令归趣有地。是故忘己而字兆民，殉物而君四海。及于精华内竭，眷轸外劳，则抚兹归运，惟能是与。况兼乎笙管革文，威图启瑞，摄提夜朗，荧光昼发者哉！四百告终，有汉所以高揖；黄德既谢，魏氏所以乐推。爰及晋、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受历，应符启运，二叶重光，三圣系轨。嗣君丧德，昏弃纪度，毁紊天纲，凋绝地纽，茫茫九域，翦为仇讎，溥天相顾，命县晷刻。斯涉割孕，于事已轻；求鸡征杖，曾何足譬。是以谷满川枯，山飞鬼哭，七庙已危，人神无主。

惟王体兹上哲，明圣在躬，禀灵五纬，明并日月。彝伦攸序，则端冕而协邕熙；时难孔棘，则推锋而拯涂炭。功逾造物，德济苍生，泽无不渐，仁无不被，上达苍昊，下及川泉。文教与鹏翼齐举，武功与日车并运。固以幽显宅心，讼讼斯属；岂徒桴鼓播地，卿云业天而已哉！至如昼睹争明，夜飞枉矢，土沦慧刺，日既星亡，除旧之征必显，更姓之符允集。是以义师初践，芳露凝甘，仁风既被，素文自抗，北阙蒿街之使，风车火微之民，膜拜稽首，愿为臣妾。钟石半变，事表于迁虞；蛟鱼并出，义彰于事夏。若夫长民御众，为之司牧，本同已于万物，乃因心于百姓。宝命无常主，帝王非一族。今仰抵乾象，俯藉人愿，敬禅神器，授帝位于尔躬。大祚告穷，天禄永终。于戏！王允执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推上帝而临亿兆，格文祖而膺大业，以传无疆之祚，岂不盛欤！

又玺书曰：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含生之通称，并首同本，未知所以异也。而禀灵造化，贤愚之情不一；托性五常，强柔之分或殊。群后靡一，争犯交兴，是故建君立长，用相司牧。非谓尊骄在上，以天下为私者也。兼以三正迭改，五运相迁，绿文赤字，征《河》表《洛》。在昔勋、华，深达兹义，眷求明哲，授以蒸民。迁虞事夏，本因心于百姓；化殷为周，实受命于苍昊。爰及汉、魏，罔不率由；降及晋、宋，亦遵斯典。我高皇所以格文祖而抚归运，畏上天而恭宝历者也。至于季世，祸乱荐臻，王度纷纭，奸回积。亿兆夷人，刀俎为命，已然之逼，若线之危，踰天踏地，逃形无所。群凶挟燭，志逞残戮，将欲先殄衣冠，次移龟鼎。衡、保、周、召，并列宵人。巢幕累卵，方此非切。自非英圣远图，仁为己任，则鸱枭厉吻，翦焉已及。

惟王崇高则天，博厚仪地，熔铸六合，陶甄万有。锋刃交驰，振灵武以遐略；云雷方扇，鞠义旅以勤王。扬旂旆于远路，戮奸宄于魏阙。德冠往初，功无与二。弘济艰难，缉熙王道。怀柔万姓，经营四方。举直措枉，较如画一。待旦同乎殷后，日昃过于周文。风化肃穆，礼乐交畅。加以赦过宥罪，神武不杀，盛德昭于景纬，至义感于鬼神。若夫纳彼大麓，膺此归运，烈风不迷，乐推攸在。治五趾于已乱，重九鼎于既轻。自声教所及，车书所至，革面回首，讴吟德泽。九山天授，四渎安流。祥风扇起，淫雨静息。玄甲游于芳茎，素文驯于郊苑。跃九川于清汉，鸣六象于高岗。灵瑞杂沓，玄符昭著。至于星孛紫宫，水效孟月，飞鸿满野，长翬横天，取新之应既昭，革故之征必显。加以天表秀特，轩状尧姿；君临之符，谅非一揆。《书》云：“天鉴厥德，用集大命。”《诗》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所以二仪乃眷，幽明允叶，岂惟宅是万邦，缉兹讴讼而已哉！

朕是用拥璇沉首，属怀圣哲。昔水行告厌，我太祖既受命代终；在日天禄云谢，亦以木德而传于梁。远寻前典，降维近代，百辟遐迩，莫违朕心。今遣使持节、兼太保、侍中、中书监、兼尚书令汝南县开国侯亮，兼太尉、散骑常侍、中书令新吴县开国侯志，奉皇帝玺绶。受终之礼，一依唐虞故事。王其陟兹元后，君临万方，式传洪烈，以答上天之休命！

高祖抗表陈让，表不获通。于是，齐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及梁台侍中臣云等一百一十七人，并上表劝进，高祖谦让不受。是日，太史令蒋道秀陈天文符谶六十四条，事并明著；群臣重表固请，乃从之。

梁书卷二

本纪第二

武帝中

天监元年夏四月丙寅，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类于天曰：“皇帝臣衍，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帝；齐氏以历运斯既，否终则亨，钦若天应，以命于衍。夫任是司牧，惟能是授；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谢虞受，汉替魏升，爰及晋、宋，宪章在昔。咸以君德驭四海，元功子万姓，故能大庇氓黎，光宅区宇。齐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群愚，是崇是长，肆厥奸回暴乱，以播虐于我有邦，俾溥天惴惴，将坠于深壑。九服八荒之内，连率岳牧之君，顾角顿颡，匡救无术，卧薪待然，援天靡诉。衍投袂星言，推锋万里，厉其挂冠之情，用拯兆民之切。衍胆誓众，覆锐屠坚，建立人主，克翦昏乱。遂因时来，宰司邦国，济民康世，实有厥劳。而暑纬呈祥，川岳效祉，朝夕桐牧，日月郊畿。代终之符既显，革运之期已萃，殊俗百蛮，重译献款，人神远迹，罔不和会。于是群公卿士，咸致厥诚，并以皇乾降命，难以谦拒。齐卒脱屣万邦，授以神器。衍自惟匪德，辞不获许，仰迫上玄之眷，俯惟亿兆之心，宸极不可久旷，民神不可乏主，遂藉乐推，膺此嘉祚。以兹寡薄，临御万方，顾求凤志，永言祗惕。敬简元辰，恭兹大礼，升坛受禅，告类上帝，克播休祉，以弘盛烈，式传厥后，用水保于我有梁。惟明灵是赖。”

礼毕，备法驾即建康宫，临太极前殿。诏曰：“五精递袭，皇王所以受命；四海乐推，殷、周所以改物。虽禅代相外，遭会异时，而微明迭用，其流远矣。莫不振民育德，光被黎元。朕以寡暗，命不先后，宁济之功，属当期运，乘此时来，因心万物，遂振厥弛维，大造区夏，永言前从，义均惭德。齐氏以代终有征，历数云改，钦若前载，集大命于朕躬。顾惟菲德，辞不获命，寅畏上灵，用膺景业。执榘柴之礼，当与能之祚，继迹百王，君临四海，若涉大川，罔知攸济。洪基初兆，万品权舆，思俾庆泽，覃被率土。可大赦天下。改齐中兴二年为天监元年。赐民爵二级；文武加位二等；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谷五斛。通布、口钱、宿债勿复收。其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前注，与之更始。”

封齐帝为巴陵王，全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齐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齐典。齐宣德皇后为齐文帝妃，齐后王氏为巴陵王妃。

诏曰：“兴运升降，前代旧章。齐世王侯封爵，悉皆降省。其有效著艰难者，别有后命。惟宋汝阴王不在除例。”

又诏曰：“大运肇升，嘉庆惟始，劫贼余口没在台府者，悉可蠲放。诸流徙之家，并听还本。”

追尊皇考为文皇帝，庙曰太祖；皇妣为献皇后。追谥妃郗氏为德皇后。追封兄太传懿为长沙郡王，谥曰宣武；齐后军谥为永阳郡王，谥曰昭；弟齐太常畅为衡阳郡王，谥曰宣；齐给事黄门侍郎融为桂阳郡王，谥曰简。

是日，诏封文武功臣新除车骑将军夏侯详等十五人为公侯，食邑各有差。以弟中护军宏为扬州刺史，封为临川郡王；南徐州刺史秀安成郡王；雍州刺史伟建安郡王；左卫将军恢鄱阳郡王；荆州刺史憺始兴郡王。

丁卯，加领军将军王茂镇军将军。以中书监王亮为尚书令、中军将军，相国左长史王莹为中书监、抚军将军，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仆射，长兼侍中范云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

诏曰：“宋氏以来，并恣淫侈，倾宫之富，遂盈数千。推算五都，愁穷四海，并婴罹冤横，拘逼不一。抚兹命管，良家不被蠲；织室绣房，幽厄犹见役。弊国伤和，莫斯为甚。凡后宫乐府，西解暴室，诸如此例，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官给廩食。”

戊辰，车骑将军高句骊王高云进号车骑大将军。镇将军百济王余大进号征东大将军。安西将军宕昌王梁弥领进号镇西将军。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大将军。镇西将军河南王吐谷浑休留代进号征西将军。巴陵王薨于姑孰，追谥为齐和帝，终礼一依故事。

己巳，以光禄大夫张环为右光禄大夫。庚午，镇南将军、江州刺史陈伯之进号征南将军。

诏曰：“观风省俗，哲后弘规；狩岳巡方，明王盛轨。所以重华在上，五品聿修；文命肇基，四载斯履。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钓，致王业于缉熙，被淳风于遐迹。朕以寡薄，昧于治方，藉代终之运，当符命之重，取

监前古，懷若馭朽。思所以振民育德，去杀胜残，解网更张，置之仁寿；而明慚照远，智不周物，兼以岁之不易，未遑卜征，兴言夕惕，无忘鉴寐。可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其有田野不辟，狱讼无章，忘公殉私，侵渔是务者，悉随事以闻。若怀宝迷邦，蕴奇待价，蓄响藏真，不求闻达，并依名腾奏，罔或遗隐。使轺轩所届，如朕亲览焉。”

又诏曰：“金作赎刑，有闻自昔，入縲以免，施于中世，民悦法行，莫尚乎此。永言叔世，偷薄成风，嬰罪人罪，厥涂匪一。断弊之书，日缠于听览；钳钐之刑，岁积于牢犴。死者不可复生，刑者无因自返，由此而望滋实，庸可致乎？朕夕惕思治，念崇政术，斟酌前王，择其令典，有可以宪章邦国，罔不由之。释愧心于四海，昭情素于万物。俗伪日久，禁网弥繁。汉文四百，邈焉已远。虽省事清心，无忘日用，而委衡度策，事未获从。可依周、汉旧典，有罪入赎，外详为条格，以时奏闻。”

辛未，以中领军蔡道恭为司州刺史。以新除谢沐县公萧宝义为巴陵王，以奉齐祀。复南兰陵武进县，依前代之科。征谢朓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何胤为右光禄大夫。改南东海为兰陵郡。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

癸酉，诏曰：“商俗甫移，遗风尚炽，下不上达，由来远矣。升中驭素，增其慊然。可于公车府榜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从我江、汉，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龙蛇方县；次身才高妙，接压莫通，怀传、吕之术，抱屈、贾之叹，其理有嗟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门陵贱，四民已穷，九重莫达。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

甲戌，诏断远近上庆礼。

又诏曰：“礼闳文闳，宜率旧章，贵贱既位，各有差等，俯仰拜伏，以明王度，济济洋洋，具瞻斯在。顷因多难，治纲弛落，官非积及，荣由幸至。六军尸四品之职，青紫治白簿之劳。振衣朝伍，长揖卿相，趋步广闳，并驱丞郎。逢冠履倒错，挂甑莫辨。静言疾怀，思返流弊。且玩法惰官，动成遭弛，罚以常科，终未惩革。夫横超申威，盖代断趾，笞捶有令，如或可从。外详共平议，务尽厥理。”

癸未，诏“相国府职吏，可依资劳度台；若职限已盈，所度之余，及驍骑府，并可赐满。”

闰月丁酉，以行宕昌王梁弥邕为安西将军、河凉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壬寅，以车骑将军夏侯详为右光禄大夫。

诏曰：“成务弘风，肃厉内外，寔由设官分职，互相惩纠。而顷壹拘常式，见失方奏，多容违情，莫肯执咎，宪纲日弛，渐以为俗。今端右可以风闻奏事，依元熙旧制。”

五月乙亥夜，盗入南、北掖，烧神虎门、总章观，害卫尉卿张弘策。戊子，江州刺史陈伯之举兵反，以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率众讨之。

六月庚戌，以行北秦州刺史杨绍先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是月，陈伯之奔魏，江州平。前益州刺史刘季连据成都反。

八月戊戌，置建康三官。乙巳，平北将军、西凉州刺史象舒彭进号安西将军，封邓至王。丁未，诏中书监王莹等八人参定律令。是月，诏尚书曹郎依晋奏事。林邑、干陀利国各遣使献方物。

冬十一月己未，立小庙。甲子，立皇子统为皇太子。

十二月丙申，以国于祭酒张稷为护军将军。辛亥，护军将军张稷免。

是岁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饿死。

二年春正月甲寅朔，诏曰：“三讯五听，著自圣典，哀矜折狱，义重前诰，盖所以明慎用刑，深戒疑枉，成功致治，罔不由兹。朕自藩部，常躬讯录，求理得情，洪细必尽。未运弛纲，斯政又阙，牢犴沉壅，申诉靡从。朕属当期运，君临兆亿，虽复齐居宣室，留心听断；而九牧遐荒，无因临览。深惧怀冤就鞠，匪惟一方。可申敕诸州，月一临讯，博询择善，务在确实。”乙卯，以尚书仆射沈约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范云为尚书右仆射；前将军鄱阳王恢为南徐州刺史；尚书令王亮为左光禄大夫；右卫将军柳庆远为中领军。丙辰，尚书令、新除左光禄大夫王亮免。

夏四月癸卯，尚书删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

五月丁巳，尚书右仆射范云卒。乙丑，益州刺史邓元超克成都，曲赦益州。壬申，断诸郡县献奉二宫。惟诸州及会稽，职惟岳牧，许荐任土，若非地产，亦不得贡。

六月丁亥，诏以东阳、信安、丰安三县水潦，漂损居民资业，遣使周履，量蠲课调。是夏多病疫。以新除左光禄大夫谢朓为司徒、尚书令。甲午，以中书监王莹为尚书右仆射。

秋七月，扶南、龟兹、中天竺国各遣使献方物。

冬十月，魏寇司州。

十一月乙卯，雷电大雨，晦。是夜又雷。乙亥，尚书左仆射沈约以母忧去职。

三年春正月戊申，后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进号中军将军。癸丑，以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尚书左仆射，太子詹事柳恽为尚书右仆射，前尚书左仆射沈约为镇军将军。

二月，魏陷梁州。

三月，陨霜杀草。

五月丁巳，以扶南国王桥陈如阇耶跋摩为安南将军。

六月丙子，诏曰：“昔哲王之宰世也，每岁卜征，躬事巡省，民俗政刑，罔不必逮。未代风凋，久旷兹典，虽欲肆远忘劳，究临幽仄，而居今行古，事未易从，所以日晏踟蹰，情同再抚。总总九州，远近民庶，或川路幽遐，或贫羸老疾，怀冤抱理，莫由自申，所以东海匹妇，致灾邦国，西土孤魂，登楼请诉。念此于怀，中夜太息。可分将命巡行州部，其有深冤诬害，抑郁无归，听诣使者，依源自列。庶以矜隐之念，昭被四方，遐听远闻，事均亲览。”癸未，大赦天下。

秋七月丁未，以光禄大夫夏侯详为车骑将军、湘州刺史，湘州刺史杨公则为中护军。甲子，立皇子综为豫章郡王。

八月，魏陷司州，诏以南义阳置司州。

九月壬子，以河南王世子伏连筹为镇西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北天竺国遣使献方物。

冬十一月甲子，诏曰：“设教因时，淳薄异政，刑以世革，轻重殊风。昔商俗未移，民散久矣，罢纲陷辟，日夜相寻。若悉加正法，则赭衣塞路；并申弘宥，则难用为国，故使有罪入赎，以全元元之命。今遐迩知禁，囹圄稍虚，率斯以往，庶几刑措。金作权典，宜在蠲息。可除赎罪之科。”

是岁多疾疫。

四年春正月癸卯朔，诏曰：“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以镇北将军、雍州刺史建安王伟为南徐州刺史，南徐州刺史鄱阳王恢为郢州刺史，中领军柳庆远为雍州刺史。丙午，省《凤皇衔书伎》。戊申，诏曰：“夫禋郊饗帝，至敬攸在，致诚尽悉，犹惧有违。而往代多令宫人纵观兹礼，帷宫广设，輶辎耀路。非所以仰虔苍昊，昭感上灵。属车之间，见讥前世，便可自今停止。”辛亥，舆驾亲祠南郊，赦天下。

二月壬午，遣卫尉卿杨公则率宿卫兵塞洛口。壬辰，交州刺史李凯据州反，长史李嬰讨平之。曲赦交州。戊戌，以前郢州刺史曹景宗为中护军。是月，立建兴苑于秣陵建兴里。

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弥博为安西将军、河凉二州刺史、宕昌王。是月，自甲寅至壬戌，甘露连降华林园。

五月辛卯，建康县朔阴里生嘉禾，一茎十二穗。

六月庚戌，立孔子庙。壬戌，岁星昼见。

秋七月辛卯，右光禄大夫张环卒。

八月庚子，老人星见。

冬十月丙午，北伐，以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都督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恽为副。是岁，以兴师费用，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资。

十一月辛未，以都官尚书张稷为镇军将军。甲午，天晴朗，西南有电光，闻如雷声三。

十二月，司徒、尚书令谢朓以所生母忧，去职。是岁大穰，米斛三十。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诏曰：“在昔周、汉，取士方国。顷代凋讹，幽仄罕被，人孤地绝，用隔听览，士操沦胥，因兹靡劝。岂其岳渎纵灵，偏有厚薄，寔由知与不知、用与不用耳。朕以菲德，君此兆民，而兼明广照，屈于堂户，飞耳长目，不及四方，永言愧怀，无忘旦夕。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乙亥，以前司徒谢朓为中书监、司徒、卫将军，镇军将军沈约为右光禄大夫，豫章王综为南徐州刺史。丁丑，以尚书左仆射王莹为护军将军，仆射如故。甲申，立皇子纲为晋安郡王。丁亥，太白昼见。

二月庚戌，以太常张充为吏部尚书。

三月丙寅朔，日有蚀之。癸未，魏宣武帝从弟翼率其诸弟来降。辅国将军刘思效破魏青州刺史元击于胶水。丁亥，陈伯之自寿阳率众归降。

夏四月丙申，庐陵高昌之仁山获铜剑二，始丰县获八目龟一。甲寅，诏曰：“朕昧旦斋居，惟刑是恤，三辟

五听，寝兴载怀。故陈肺石于都街，增官司于诏狱，殷勤亲览，小大以情。而明慎未洽，囹圄尚壅，永言纳隍，在于兴愧。凡犴狱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递录囚徒，如有枉滞，以时奏闻。

五月辛未，太子左卫率张惠绍克魏宿预城。乙亥，临川王宏前军克梁城。辛巳，豫州刺史韦睿克合肥城。丁亥，庐江太守裴邃克羊石城；庚寅，又克霍丘城。辛卯，太白昼见。

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前军克胸山城。

秋七月乙丑，邓至国遣使献方物。

八月戊戌，老人星见。辛酉，作太子宫。

冬十一月甲子，京师地震。乙丑，以师出洛时，大赦天下。魏寇钟离，遣右卫将军曹景宗率众赴援。

十二月癸卯，司徒谢朓薨。

六年春正月辛酉朔，诏曰：“径寸之宝，或隐沙泥；以人废言，君子斯戒。朕听朝晏罢，思闻政术，虽百辟卿士，有怀必闻，而蓄响边遐，未臻魏阙。或屈以贫陋，或同以山川，顿足延首，无因奏达。岂所以沉浮靡漏，远迹兼得者乎？四方士民，若有欲陈言刑政，益国利民，沦碍幽远，不能自通者，可各条布怀于刺史二千石。有可申采，大小以闻。”己卯，诏曰：“夫有天下者，义非为己。凶荒疾疫，兵革水火，有一于此，责归元首。今祝史请祷，继诸不善，以朕身当之，永使灾害不及万姓，俾兹下民稍蒙宁息。不得为朕祈福，以增其过。特班远迹，咸令遵奉。”

二月甲辰，老人星见。

三月庚申朔，陨霜杀草。是月，有三象入京师。

夏四月壬辰，置左右骁骑、左右游击将军官。癸巳，曹景宗、韦睿等破魏军于邵阳洲，斩获万计。癸卯，以右卫将军曹景宗为领军将军、徐州刺史。己酉，以江州刺史王茂为尚书右仆射，中书令安成王秀为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分湘广二州置衡州。丁巳，以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驍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抚军将军建安王伟为扬州刺史，右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尚书左仆射王莹为中军将军。

五月己未，以新除左骁骑将军长沙王深业为中护军。癸亥，以侍中袁昂为吏部尚书。己巳，置中卫、中权将军，改骁骑为云骑，游击为游骑。辛未，右将军、扬州刺史建安王伟进号中权将军。

六月庚戌，以车骑将军、湘州刺史夏侯详为右光禄大夫，新除金紫光禄大夫柳悺为安南将军、湘州刺史。新吴县获四目龟一。

秋七月甲子，太白昼见。景寅，分广州置桂州。丁亥，以新除尚书右仆射王茂为中卫将军。

八月戊子，赦天下。戊戌，大风折木。京师大水，因涛入，加御道七尺。

九月，嘉禾一茎九穗，生江陵县。丁亥，改阅武堂为德阳堂，听讼堂为仪贤堂。丙戌，以左卫将军吕僧珍为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豫章内史萧昌为广州刺史。

冬十月壬寅，以五兵尚书徐勉为吏部尚书。

闰月乙丑，以驍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临川王宏为司徒、行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行太子少傅，吏部尚书袁昂为右仆射。戊寅，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始兴王憺进号安西将军。甲申，以右光禄大夫夏侯详为尚书左仆射。

十二月丙辰，尚书左仆射夏侯详卒。乙丑，魏淮阳镇都军主常邕和以城内属。分豫州置霍州。

七年春正月乙酉朔，诏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不学将落，嘉植靡由。朕肇基明命，光宅区宇，虽耕耘雅业，傍闡艺文，而成器未广，志本犹阙，非所以熔范贵游，纳诸轨度。思欲式敦让齿，自家刑国。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庠黉，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徽言载表。”中卫将军、领太子詹事王茂进号车骑将军。戊戌，作神龙、仁虎阙于端门、大司马门外。壬子，以领军将军曹景宗为中卫将军，卫尉萧景兼领军将军。

二月乙卯，庐江潜县获铜钟二。新作国门于越城南。乙丑，增置镇卫将军以下各有差。庚午，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乙亥，以车骑大将军高丽王高云为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吕僧珍为领军将军。丙子，以中护军长沙王深业为南兖州刺史，兼领军将军萧景为雍州刺史，雍州刺史柳庆远为护军将军。

夏四月乙卯，皇太子纳妃，赦大辟以下，颁赐朝臣及近侍各有差。辛未，秣陵县获灵龟一。戊寅，余姚县获古铜剑二。

五月己亥，诏复置宗正、太仆、太匠、鸿臚、又增太府、太舟，仍先为十二卿。癸卯，以平南将军、江州

刺史安成王秀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始兴王憺为护军将军，中卫将军曹景宗为安南将军、江州刺史。

六月辛酉，复建、修二陵周回五里内居民，改陵监为令。

秋七月丁亥，月犯氐。

八月癸丑，安南将军、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丁巳，赦大辟以下未结正者。甲戌，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安成王秀进号安西将军，云麾将军、郢州刺史鄱阳王恢进号平西将军。老人星见。

九月丁亥，诏曰：“当牧必往，姬文垂则。雉兔有刑，姜宣致贬。藪泽山林，毓材是出，斧斤之用，比屋所资。而顷世相承，并加封固。岂所谓与民同利，惠兹黔首？凡公家诸屯戍见封炆者，可悉开常禁。”壬辰，置童子奉车郎。癸巳，立皇子绩为南康郡王。己亥，月犯东井。

冬十月丙寅，以吴兴太守张稷为尚书左仆射。丙子，魏阳关主许敬珍以城内附。诏大举北伐。以护军将军始兴王憺为平北将军，率众入清。车骑将军王茂率众向宿预。丁丑，魏县瓠镇军主白阜生、豫州刺史胡逊以城内属，以阜生为镇北将军、司州刺史，逊为平北将军、豫州刺史。

十一月辛巳，鄞县言甘露降。

八年春正月辛巳，舆驾亲祠南郊，赦天下，内外文武各赐劳一年。壬辰，魏镇东参军成景俊斩宿豫城主严仲宝，以城内属。

二月壬戌，老人星见。

夏四月，以北巴西郡置南梁州。戊申，以护军将军始兴王憺为中卫将军，司徒、行太子太傅临川王宏为司空、扬州刺史，车骑将军、领太子詹事王茂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丁卯，魏楚王城主李国兴以城内附。丙子，以中军将军、丹阳尹王莹为右光禄大夫。

五月壬午，诏曰：“学以从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闻辟馆，造次以之。故负秩成风，甲科间出，方当置诸周行，饰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塞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

秋七月癸巳，巴陵王萧宝义薨。

八月戊午，老人星见。

冬十月乙巳，以中军将军始兴王憺为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南兖州刺史长沙王深业为护军将军。

九年春正月乙亥，以尚书令、行太子少傅沈约为左光禄大夫，行少傅如故，右光禄大夫王莹为尚令，行中抚将军建安王伟领护军将军，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始兴王憺为镇西将军、益州刺史，太常卿王亮为中书监。丙子，以轻车将军晋安王纲为南兖州刺史。庚寅，新作缘淮塘。北岸起石头迄东冶，南岸起后渚篱门迄三桥。

三月己丑，车驾幸国子学，亲临讲肆，赐国子祭酒以下帛各有差。乙未，诏曰：“王子从学，著自礼经，贵游咸在，实惟前诰，所以式广义方，克隆教道。今成均大启，元良齿让，自斯以降，并宜肄业。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于闾国遣使献方物。

夏四月丁巳，革选尚书五都令史用寒流。林邑国遣使献白猴一。

五月己亥，诏曰：“朕达听思治，无忘日昃，而百司群务，其途不一，随时适用，各有攸宜，若非总会众官，无以备兹亲览。自今台阁省府州郡镇戍应有职僚之所，时共集议，各陈损益，具以奏闻。”中书监王亮卒。

六月癸丑，盗杀宣城太守朱僧勇。癸酉，以中抚将军、领护军建安王伟为镇南将军、江州刺史。

闰月己丑，宣城盗转寇吴兴县，太守蔡搏讨平之。

秋七月己巳，老人星见。

冬十二月癸未，舆驾幸国子学，策试胄子，赐训授之司各有差。

十年春正月辛丑，舆驾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居局治事赐劳二年。癸卯，以尚书左仆射张稷为安北将军，青冀二州刺史，郢州刺史鄱阳王恢为护军将军。甲辰，以南徐州刺史豫章王综为郢州刺史，轻车将军南康王绩为南徐州刺史。戊申，骑虞一，见荆州华容县。以左民尚书王暕为吏部尚书。辛酉，舆驾亲祠明堂。

三月辛丑，盗杀东莞、琅邪二郡太守邓暕，以胸山引魏军，遣振远将军马仙琕讨之。是月，魏徐州刺史卢昶帅众赴朐山。

夏五月癸酉，安丰县获一角玄龟。丁丑，领军吕僧珍卒。己卯，以国子祭酒张充为尚书左仆射，太子詹事柳庆远为领军将军。

六月乙酉，嘉莲一茎三花生乐游苑。